



世界名著系列

金银岛

[英] 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 著
李增彩 译

Treasure Island

金银岛

[英] 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 著/李增彩 译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 200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银岛 / [英] 罗伯特·路易斯·史蒂文森著 ; 李增彩译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4.7

(小布老虎译丛)

ISBN 7-5313-2655-8

I. 金… II. ①罗… 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英国 — 近代 IV. 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7280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小布老虎俱乐部热线: 024—81060686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小布老虎工作室 主页: xblh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: xiaobuhu1998@sina.com

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×203mm

印张: 7.375 插页: 10

字数: 164 千字

印数: 1—15 000 册

2004 年 7 月第 1 版

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单瑛琪

责任校对: 白光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5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目 录

第一部 老海盗

- 1 住在本葆将军旅店的老船长/1
- 2 “黑狗”出现又消失了/8
- 3 黑券/16
- 4 大水手箱/23
- 5 瞎子的下场/30
- 6 船长的文件/37

第二部 船上的厨子

- 7 我去布里斯托尔/44
- 8 在望远镜酒店/51
- 9 火药和武器/57
- 10 出海了/63
- 11 我在苹果桶里听到……/69
- 12 军事会议/76

第三部 我在岸上的惊险奇遇

- 13 我在岸上的惊险奇遇是怎样开始的/82
- 14 第一次打击/88
- 15 岛上的人/94

第四部 寨子

- 16 弃船的经过/102
- 17 小划子的最后一趟行程/108
- 18 第一天战斗的结果/113
- 19 守卫寨子的人们/119
- 20 西尔弗来谈判/126
- 21 敌人进攻寨子/133

第五部 我在海上的惊险奇遇

- 22 我在海上的惊险奇遇是怎样开始的/140
- 23 潮水急退/146
- 24 小船巡洋/151
- 25 我降下了骷髅旗/157
- 26 伊斯莱尔·汉兹/163
- 27 八个里亚尔!/172

第六部 西尔弗船长

- 28 身陷敌营/179
- 29 又是黑券/189
- 30 君子一言/197
- 31 寻宝——弗林特的指针/205
- 32 继续寻宝——树丛中有人声/213
- 33 首领下台/219
- 34 尾声/226



第一部 老海盜

1 住在本葆将军旅店的老船长

特瑞罗尼乡绅、里弗西大夫，还有其他一些先生们，早就要我有关金银岛的事情从头到尾，毫无保留地写下来，并且越详细越好。不过，金银岛的位置现在还不能公开，因为那里到现在还有很多宝物没取出。公元一七××年的今天，我拿起笔，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当年我父亲开本葆将军旅店的时候。当时，那个老水手，就是棕褐色脸膛上有一道刀疤的那个，就住在我们店里。

现在回想起这个人来，感觉还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。他拖着沉重的步伐，艰难地来到旅店门口，一只航海用的水手箱叫人用小车推着跟在后面。他身材高大，非常魁梧，穿一件脏兮兮的蓝外套，涂了柏油的辫子在上面蹭来蹭去。一双手伤痕累累，乌黑的指甲不是缺了就是断了，栗色的脸膛上有一道深深





的刀疤，灰灰的，有点恐怖。

我记得他一边吹着口哨，一边察看了一番旅店外的小海湾。突然，他扯开嗓子高唱道：

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箱——

哟——嗨——嗨，朗姆酒再来一大缸。

看上去他很喜欢这支老掉牙的水手歌谣，以后也经常时不时地吼两嗓子。

他那苍老而又高亢的嗓音颤抖着，就像工人唱号子时喊破了嗓门。唱完后，他用那根铁头手杖似的木棍子咣咣敲门。父亲匆匆忙忙赶出来，他粗声大气地要了一杯朗姆酒。

酒端来后，他慢慢地啜饮，很像是个朗姆酒行家，一面细细品味，一面他还继续打量着周围的峭壁，又抬头看看我们的招牌。

“这个小海湾真不错，很便利，”他终于开口说话，“酒店开在这里也很讨人喜欢。客人多吗，伙计？”我父亲对他说：“真遗憾，客人非常少。”

“很好，”他说，“这是给我准备的好住处。过来，伙计！”他冲着推小车的人喊道，“把车子推到这儿来，近点儿，帮我卸下箱子，我要在这儿住一段时间。”他接着对我父亲说：“我这人很随便，只要有朗姆酒、熏猪肉、鸡蛋就足够了，关键是我要去那边的崖顶看过往的船只。你该怎么称呼我？你可以叫我船长。噢，我明白你的意思——拿去！”说着，他把三四枚金币扔在了门槛上。“这点钱我花完后，告诉我。”他说，





那威风凛凛的神气很像个司令官。

说真的，虽然他穿着很破，说话很冲，但风度却一点儿也不像普通的水手，倒跟那些经常发号施令的大副或船长有些相像。那个推小车的人告诉我们，昨天上午，这位船长被邮车送到了乔治国王旅店，在那里，他打听了一下沿岸的小旅馆。我想，他一定是听说我们这里不错，地方又僻静，所以他就来到这里住下。关于这位客人，我们就知道这么多。

他生性不爱说话，整天带着一架老式望远镜在小海湾一带转来转去，要不就爬上那个崖顶四处眺望。晚上，他总是坐在客厅一角的壁炉旁，拼命地喝掺水的朗姆酒。跟他说话，他一般是不理的，只是猛然抬头瞪人一眼，哼一下鼻子，声音有些像雾中行驶的船在鸣号。我们，还有那些到我们店里来的人很快就意识到，还是不要理他，随他的便好。每天，当他巡逻回来的时候，他总要问有没有水手从这儿路过。最初，我们以为他问这个问题是寻找他的伙伴，但后来，我们渐渐明白他是非常想避开他们。每当有水手到本葆将军旅店来住宿（时不时会有一些人沿海边大道去布里斯托尔港口），他在进屋之前总会掀掀门帘偷偷看看，碰到恰好有水手在里面，他一定会像耗子似的不声不响。对我来说，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了，因为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跟他差不多一样害怕。有一天，他把我拽到一个无人的地方，要我帮他“留神一个只有一条腿的水手”，一看到那个人出现，就立即给他报信。并且他许诺，只要我照办，他会每月一号给我一枚四便士的银币。但每到一号，我向他要求银币时，他往往会朝着我哼两声鼻子，不但不给钱，还一直瞪着我，吓得我不敢看他。但是不等一周过完，他





一定会改变主意，给我一个四便士的银币。同时反复地叮嘱我，“一定要留心那个只有一条腿的水手”。

你们想象不出，那个“独腿水手”是怎样搅得我不能入睡。在狂风暴雨的夜晚，房屋都被刮得摇摇晃晃，小湾里的海浪愤怒地撞击着峭壁，那个人会化成一千种不同的形状，做出一千种狰狞的表情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一会儿，那个人小腿没了，一会儿是整条腿都没了，一会儿他又是个什么都没有，空有一条腿的怪物。最可怕的是梦见他越过篱笆、水沟，连跑带跳地向我追过来。一句话，为了我那每月的四便士银币，我的日子也相当难过，天天被这些可怕的梦吓醒。哎！那个可恶的“独腿海上漂”！

尽管，我一想到那个“独腿水手”就心惊肉跳，可我对船长却不怎么害怕。但有许多认识他的人却被他吓得够呛！有些晚上，他喝了太多掺水的朗姆酒，脑袋迷迷糊糊的，于是，他就坐在那里大唱水手歌谣，多半是些狂放、粗野的老调子，但他唱得很尽兴，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。有时，他会大声嚷嚷着轮流干杯，还逼着所有在场的人听他讲故事。虽然那些人已有些战战兢兢，但当他唱歌时，他们还得很配合地跟着狂吼。“哟——嗨——嗨，再来朗姆酒一大缸”，我感觉房子都被他们震得发抖。大家都十分害怕他，所以合唱时都十分卖力，而且每个人都尽量唱得比别人响亮，要不挨骂是免不了的。因为此时的他，一点道理也不讲，非常放肆：他会狠劲地捶着桌子要大家肃静，他要给大家讲故事。要是有人提问题，他会勃然大怒，觉得打扰了他；但如果没人提问题，他也会暴跳如雷，他认为大家肯定是不注意听他的故事，否则怎么会没问题呢。他





甚至不准任何人离开旅店，直到他醉得昏昏沉沉，踉踉跄跄地摔倒在床上睡着为止。

他讲的故事十分可怕，都是一些关于上绞刑架、走板子、海上风暴等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，还有许多拉丁美洲大陆的野蛮风俗，也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照他的说法，他是同一群普天之下最凶恶、最不要命的混蛋在海上混了一辈子。他讲的这些故事，还有他那些可怕的经历着实把我们那里的人吓了一大跳。我父亲经常说旅店非被他毁了不可，谁愿意成天在他的阴影下活受罪，晚上睡觉时还被他的故事吓得浑身发抖，这些客人以后再也不来了。但是，我却觉得他住在这里对我们也有好处。虽然，当时不少人被吓得魂飞魄散，可回想起来，人们还是觉得很有意思。在安静的乡村生活中，这也算是一种很刺激的享受了。甚至有一群小伙子大叫着崇拜他，称他是“货真价实的船长”“有本领的老水手”等等，还说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，英格兰才能称雄海上。

不过，说真的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他真要逼我们关门了。他住了一周又一周，后来一个月接一个月地住下来，他付的那点钱早就花光了，而我的父亲又总也壮不起胆子向他要钱。有一次，父亲小心地提了一下，船长立刻咆哮起来，鼻子哼哼着，两眼直瞪着我那可怜的父亲，吓得他连忙退出房门。父亲碰了一鼻子灰，非常难过，但又不敢说什么，只是摆弄着自己的双手。我相信一定是这种烦恼和恐惧使父亲的老病又犯了。

船长住在我们店里的那段时间，除了从一个货郎那里买过几双袜子外，衣服丝毫没变。他的旧水手帽有一道卷边耷拉下来了，一刮风，那卷边就有些碍事，但他一点也不在意，就让





它那么耷拉着。我还清楚地记得他那件破得不像话的旧外套，他曾自己躲在屋子里补了又补，到后来，那件衣服除了补丁还是补丁，但他也没换。他从来不写信，也没见他收到过信；他不和任何人说话，倒是在朗姆酒喝多了的时候，才和店里别的顾客聊几句；那个航海用的水手箱，一动不动地放在他的屋子里，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。

在我父亲病得厉害时，他碰过一次钉子，但那也是唯一的一次。一天傍晚，里弗西大夫来给父亲看病，他用了点我母亲准备的晚餐后，走进了客厅，想抽一斗烟，顺便等人把他的马从村子里牵来。因为我们的本葆将军旅店没有马厩。我跟着他来到客厅，我记得里弗西大夫衣冠楚楚，干净利落，发套上洒着雪白的发粉，一双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，风度翩翩，而此时我们的“船长”却醉眼蒙眬地趴在桌子上，邋遢不堪，一看又是刚灌了一肚子朗姆酒。这对比实在太鲜明。但船长却一点也不觉得，忽然，他又扯开破嗓子唱那支老歌：“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箱——哟——嗨——嗨，朗姆酒再来一大缸！酒和魔鬼要了其他人的命——哟——嗨——嗨，朗姆酒再来他一大缸！”

最初，我猜想“死人箱”大概就是他那只一直在屋里放的水手箱，这想法总是和我梦中的“独腿水手”搅和到一块儿，我越想越害怕，但他经常唱也就不奇怪了。但是，到了这会儿，只有里弗西大夫是头一次听到。但看得出，他对此一点好感也没有，他愤怒地抬头望了船长一眼，又接着同花匠老泰勒谈他们的药方，据说那是一种治疗风湿病的新药。但船长却越唱越上瘾，最后，他啪地拍了一下他面前的桌子，我们都知道那是他在命令别人：肃静！谈话声戛然而止，静得可怕，只





有里弗西大夫依旧在慢慢地讲着，声音清晰悦耳，每说几句，轻松地抽一口烟。船长瞪了他一会儿，又拍了一遍桌子，眼睛恶狠狠地瞪着里弗西大夫，最后他咆哮着咒骂起来：“安静，所有的人都给我闭嘴！”

“你是在对我说话吗，先生？”里弗西大夫说道，那家伙边骂边说：“正是”。“我只想对你说一句话，先生，”大夫回答说，“那便是，如果你再不戒酒，世界上很快便会少了一个肮脏无比的恶棍！”

船长一下子被激怒了。他跳起来，忽地拔出那把水手用的大折刀，摊开，托在手掌上，大叫着要把大夫钉在墙上。

大夫一动没动。他转过身来，像刚才一样侃侃而谈，声音稍微大了些，以便让全屋的人都能听见。他镇静而严肃地说：“如果你不立刻把刀子收起来，放回你的口袋，我以我的名誉担保，在下一次的巡回审判中，你一定会上绞刑架。”

接着，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目光对峙战。

但船长很快败下阵来，他收起了刀子，回到座位上，低声地嘟哝着，像一只挨了打的狗。

“现在，你听着，先生，”大夫继续说道，“既然我已经知道在我管辖的地区内有这样一个人在，我就要日日夜夜监视你。我不仅是个医生，我还是本地的法官，如果我听到半句对你的控诉，哪怕就像刚才这样的无礼，我都将采取措施，把你抓起来从这儿赶走。我说得已经够多了。”

不一会儿，里弗西大夫的马牵到了门前，他骑马离开了。那天晚上，船长再也没说一句话。并且后来许多晚上也是这样。





2 “黑狗”出现又消失了

此后不久就发生了一连串神秘的事情，这些稀奇古怪的事使我们最终摆脱掉了那位船长，但我们并没有摆脱他带来的麻烦。你慢慢读下去就会知道。

第一桩神秘的事情发生了。那年冬天冷得异常，北风呼啸、冰天雪地。看来，我那可怜的父亲恐怕没什么希望挨到明年的春天了。他一天不如一天，我和母亲只好挑起了旅店里的担子，大事小情都得插手，忙得焦头烂额。于是，也就没有时间留意那位不受欢迎的客人了。

那是正月里的一个清晨，寒风割面，滴水成冰。周围还是一片黑糊糊的，小海湾在严霜的覆盖下只见一片灰白，波浪轻轻地拍打着岩石。太阳还没有升起，低低地悬在山尖上，远远地映着海面。这天，船长比往常起得早，他又要去海边了。头上歪戴着水手帽，胳膊下面夹着黄铜管望远镜，水手用的弯刀在蓝色的旧外套宽宽的下摆上晃荡着。我记得他一路走，口中呼出的哈气也一路紧跟着他，像烟雾似的。最后，我还听见他





转过一块巨大的岩石后，气冲冲地哼了一声鼻子，好像仍对里弗西大夫非常不满似的。

那会儿，母亲正在楼上照顾父亲。我在楼下准备船长回来要吃的早餐。忽然，客厅的门被推开了，一个我从未见过的陌生人走了进来。他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白得有点儿吓人。左手还少了两个指头，也带着一把水手用的短刀，但整体看起来，他却不像是阴险老辣、寻衅滋事的那种人。我总是时刻留心有没有水手，不管是一条腿的，还是两条腿的。而这个人却让我很纳闷，因为他的样子不大像水手，但身上却透出些水手的气质。

我问他要点什么，他说来一杯朗姆酒。但当我正要走出房间去取酒时，他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，打手势要我过去。我拿着餐巾停在那里不动。

“过来，孩子，”他说，“到这儿来。”

我向他走近了一步。

“桌上的这些早餐是不是为我的朋友比尔准备的？”他问道，并且还不怀好意地眨了眨眼睛。

我告诉他我不认识他的朋友比尔，这早餐是为住在我们店里的一位客人准备的，我们叫他船长。

“噢，”他说，“我的朋友比尔也很可能被称呼为‘船长’。他脸上有道疤，见了酒不要命，他就是这样。为了叫我相信，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是不是你那位船长脸上也有道刀疤，而且是在右边脸上。噢，对了！我说是嘛！那么，我朋友比尔是住在这儿喽？”

我告诉他，船长去外面散步了。

“去哪儿了，孩子？他走的是哪条路？”



我指着那块大岩石给他看，告诉他船长很快就会回来，不会太久。他又问了几个问题，我也一一回答了。“啊，”他说，“待会儿，我朋友比尔见到我一定像见到好酒一样愉快。”

但他说这话时，脸上的表情却一点儿也不愉快。而我心里也清楚，船长见到他愉快才怪呢，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。但这不关我的事，再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位陌生人一直在店门口的地方来回打转，眼睛紧盯着那个拐角，像猫在守候即将出洞的耗子。有一次，我刚跨出店门，他就立刻把我叫了回去。可能我动作不够利索，慢了点儿，他那白得吓人的脸变得更加恐怖。他命令我马上进来，还恶狠狠地骂了我一句。我一回来，他就又恢复了刚才那种讨好我的态度，拍拍我的肩膀，说我是个好孩子，他非常喜欢我。

“我有一个儿子，”他说，“跟你很像，简直一模一样。他是我心中的骄傲。不过对男孩子们来说最要紧的是遵守纪律，孩子，一定要遵守纪律。要是你以前跟比尔一起航过海，你就不会在那儿呆站着，让别人吩咐第二遍——肯定不会。比尔从来不说两遍，那不是他的作风，也不是和他一起航海的人的作风。噢，瞧！那肯定是我的朋友比尔，胳膊底下夹着望远镜，他回来了。天哪，上帝保佑这个老家伙，哎，我和你得回到客厅里去，孩子。咱们躲在门后面，给比尔一个惊喜。再祈祷一次，上帝保佑他。”

说着，陌生人拽着我一起回到客厅。他把我塞到他背后的角落里，门开着，把我俩遮得严严实实。你能想象得出来，我非常不自在，而且怕得厉害，而当我注意到陌生人自己也在发慌时，我更加恐惧了。他撩开衣服的下摆，露出弯弯的刀柄，





又活动了活动刀鞘里的刀，往外拔了拔。我们在门后躲着的时候，他一直不停地咽唾沫，好像想把什么哽在喉咙里的东西咽下去。

终于，船长大步走了进来，呼的一声把门关上，左右两边看也没看，“刷刷刷”穿过客厅向他预备好的早餐走去。

“比尔。”陌生人大声招呼道，听起来一点儿也不紧张，在我看来，这不过是在给他自己壮胆。

船长蓦地转过身来看着我们。棕褐色的面孔一下子变得乌黑，连鼻子都发了青，他看那个人的表情就像是见了鬼或恶魔，甚至别的什么更可怕的东西——如果这世上有的话。而我，说实话，看到他在刹那变得那么苍老，那么无助，我有些难过，觉得他很可怜。

“喂，比尔，你认识我的，我可是你同一条船上的老伙伴，比尔，你肯定认识的。”陌生人说。

船长一时有些喘不过气来。

“黑狗！”他憋出两个字。

“还能是谁？”这时陌生人说话已底气十足了，“正是当年的黑狗来看望他的老船友比尔，没想到在本葆将军旅店又见到了您。噢，比尔，比尔，自从我丢了两根指头以后，我们两个都经历了不少的事情。”他一边说一边举起那只缺了两个指头的残废手。

“喂，听着，”船长说，“既然你打听着了我的下落，跑到这里来找我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你一点儿都没变，比尔，还是那个性子。”黑狗回答说，“你说得对，比尔。先让这个可爱的孩子上杯朗姆酒，你知道





的，我也好这口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咱们坐下来，像老朋友那样直截了当地谈谈。”

我端着朗姆酒回来时，他们已坐在了船长早餐桌的两边。黑狗侧身坐在靠近门的一边，这样一方面可以盯着老船长，另一方面，我想，大概也是为了给自己留个退路。

他命令我出去，但却让房门开着。“免得你从锁孔中偷看些什么，小家伙。”他说。我离开他们，到酒吧间里去了。

但我还是支棱着耳朵仔细听着，可有很长一段时间，除了叽里咕噜的低语声，我什么也听不清。后来，两个人的嗓门提高了些，我偶尔能听清一两句，多半是船长的咒骂。

“不，不，不，不，到此为止！”有一次他大声嚷起来，并且一再重复地说，“要荡秋千^①大家一起荡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”

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咒骂，突然椅子、桌子一下子全部被掀翻，乒乓作响，跟着是钢刀的撞击声，然后有人痛苦地嘶喊。很快，我看见黑狗捂着左肩膀没命地往外逃，鲜血顺着胳膊往下淌。而船长穷追不舍，两个人手里都拿着银光闪闪的短刀。追到门口，船长猛劲朝黑狗一刀砍下去，要不是我们那块“本葆将军旅店”的大招牌挡着，那家伙的脊梁骨肯定会被劈断。直到今天，招牌下边还有那道刀痕。

一场恶战就这样以一刀砍在招牌上结束。黑狗虽然受了伤，但一到大路上，两条腿却跑得出奇地快，没过半分钟就消失在小山背后。船长这边却像发了疯似的站在那里直盯着招牌。他揉了揉好几次眼睛，最后才回到屋里。

① 意思为上绞刑架。

